

十字军

史梯芬·海姆

徐汝椿 陈良廷译

PDC

十字軍

〔德〕史梯芬·海姆著

徐汝椿 陳長廷譯

上 冊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2

內 容 提 要

《十字軍》是德國現代著名作家史梯芬·海姆的重要作品。在這部篇幅龐大的小說里，作者描繪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的美軍行徑，揭穿了打着“十字軍聖戰”旗幟的美軍，在這次大戰中如何以“解放”歐洲人民為名，行其扶植西德之實。

作者怀着強烈的憎恨，揭露了德國法西斯的滔天罪行，也揭露了美軍參戰的真正目的，指出法西斯勢力在美國的擴張，新的戰爭危機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種下了根苗。

全書包含許多有血有淚、可歌可泣的章節。例如巴黎的“新生”，法國人民初嘗勝利果實的歡樂與幻滅；恩斯道夫礦井的慘劇；奧拉集中營的“解放”；稍有頭腦的軍官凭單純的正義感和反動勢力的鬥爭……這些動人的小故事一經串聯起來，就充分顯露了美帝國主義在二次大戰中的強盜嘴臉。

作者前記

这是部历史小說，虽然事实上，对我这一代的大多数人說来，本书描繪的事迹，回溯一下，并不是历史，而是生活的一部分——可能还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但书并不都是单纯为当年而写的；因此描写这次大战的书早晚自会蒙上历史的色彩。

本书描写的某些事件都有事实根据。有过7月4日傳单的事，有过美軍协同解放巴黎的事，以及美軍在卢森堡設立电台的事。美軍对付过德軍的最后大反攻，包圍过魯尔战区。有过德軍穿上美国軍装混进过我方防綫，而且也有几个被枪毙了。有一个叫恩斯道夫的矿区，发生过恩斯道夫那女人的悲剧，跟我写的大致相仿。还有过一个叫卡瓦洛夫的人。这两个人事迹我都取自生活。我认为他們的事迹值得一写。

其他的人物和他們之間事情的关連，不管是眞事还是假事，都純粹出于我的臆造。有誰发现自己曾經在本书描写的相似环境下，做过相似的事，或者用相似的方法表示过意見，也許会感到高兴，也許会感到气愤，心里还以为自己給白紙黑字作出了定論。可是这根本不是他。这是我的打字机里跳出来的人物。

史悌芬·海姆

主要人物表

美国方面

<u>德維特</u> 上校	宣傳情报队負責人
<u>克·韦洛拜</u> 少校	宣傳情报队队长
<u>克瑞勒</u>	宣傳情报队參謀长
<u>卢米士</u> 上尉	宣傳情报队队副
<u>大卫·叶之</u> 中尉	宣傳情报队队员
<u>拉保德</u> 中尉	宣傳情报队队员
<u>克雷柏屈里</u>	宣傳情报队队员
<u>华特·平</u> 中士	宣傳情报队队员
<u>彼特·唐杜洛</u> 中士	宣傳情报队炊事长
<u>普·邵柏</u>	宣傳情报队队员
<u>李·亚伯拉莫維奇</u> 下士	宣傳情报队队员
<u>士拉契揚</u> 二等兵	宣傳情报队队员
<u>麦瑰</u>	宣傳情报队司机
<u>范达尼克</u>	宣傳情报队炊事員
<u>劳德</u>	宣傳情报队車务长
<u>法利虛</u> 將軍	<u>斗牛士</u> 装甲师师长
<u>卡魯特士</u> 上尉	装甲师情报科科长
<u>吉姆士·特洛伊</u> 上尉	○連連长

<u>烈士特中士</u>	兵士
<u>特勞伯</u>	兵士
<u>瓦特林格</u>	兵士
<u>傅勃賴特中尉</u>	排长
<u>西門</u>	兵士
<u>席尔</u>	兵士
<u>狄龙中尉</u>	排长
<u>西雷里</u>	兵士
<u>克力門</u>	兵士
<u>非力浦生</u>	陆軍医院医官
<u>凱命·华萊士</u>	記者
<u>鉄克斯·麦尔士</u>	記者
<u>罗思</u>	<u>叶之的妻子</u>

法国方面

<u>德·尙奈將軍</u>	装甲师师长
<u>泰丽思·勞兰</u>	职业妇女
<u>孟丁</u>	爱国人士
<u>苏里尔</u>	黑市商人
<u>亚夏·貝列斯金公爵</u>	財閥

德国方面

<u>艾利希·匹丁格中校</u>	劊子手,党卫队軍官
<u>譚恩少校</u>	鋼鉄大王 <u>林特兰</u> 的女婿
<u>克力姆-卜罗斯基元帅</u>	兵团司令

<u>石勒海默</u>	工兵中尉
<u>莫辛格</u>	鵬队队员
<u>赫勃尔</u>	鵬队队员
<u>伊莉莎白·貝曲丽克</u>	恩斯道夫矿工家属
<u>約汉斯·貝曲丽克</u>	矿工
<u>保尔</u>	約汉斯的儿子
<u>廖妮</u>	恩斯道夫居民
<u>卡奇</u>	矿工
<u>葛里古</u>	恩斯道夫神甫
<u>林特兰夫人</u>	鋼鐵大王林特兰的未亡人
<u>芭米拉</u>	林特兰的女儿
<u>賴姆令</u>	林特兰厂副經理
<u>史雷坎魯特</u>	宝拉集中营司令官
<u>皮德柯夫</u>	宝拉集中营副司令官
<u>塞肯道夫教授</u>	宝拉集中营囚徒
<u>魯道夫·坎勒曼</u>	宝拉集中营囚徒
<u>范侖丁</u>	宝拉集中营医生
<u>瑪丽安·塞肯道夫</u>	騙子
<u>史萊姆</u>	新城神甫
<u>齐柏曼</u>	新城市长
<u>傅莉达</u>	新城居民

其他方面

<u>安德列·卡瓦洛夫</u>	紅軍战士
<u>巴甫洛夫</u>	紅軍战士

目 次

上 冊

作者前記	III
------	-----

卷 一

四十八門大炮連發四十八炮	3
--------------	---

卷 二

巴黎是夢里天堂	171
---------	-----

卷 三

著名主題的即興曲	357
----------	-----

下 冊

卷 四

活人的計聞	477
-------	-----

卷 五

無聲無息的勝利	649
---------	-----

卷 六

安份守己 ····· 817

关于斯悌芬·海姆和他的《十字軍》 ····· 1027

上

冊

卷 一

四十八門大炮
連發四十八炮

1

草坪，好一片綠油油、軟綿綿的草坪。你尽管躺在草里，如果直挺挺躺平，四下青草正好齐身。从英吉利海峡，从滩头陣地吹来煦煦和风，青草迎风搖摆。滩头陣地上依然一片劫后遗迹，到处都是战斗中遗弃的背包行囊、殘缺不全的德国枪炮、砸烂炸毀的大小車輛。平不时觉得风中还夹着几分濃濃的尸体腥臭。但不可能是尸体臭——死尸早給埋在俄馬哈和犹他①的沙墩里了。他亲眼睇見一队队德国俘虏掘坟来的；如今坟里早已填滿死尸和黃沙，輕撫着身边青草的和风，方才就撫摸过沙墩上的十字架。

他掉过头。在草丛間望得見城堡，梵蕾尔堡，还有城堡上的圓塔、破烂不堪的屋頂、半明半暗的小窗。远处，有条小溪流入凝滯不动的护城河，宛如一道墨綠环带，团团圍住城堡，小溪附近洗衣棚里傳來不緩不急的搗衣声，啪一啪一啪的响个沒完；佃戶的两个女儿全都长得壯实，臉蛋粗中带紅，簡直教人分不清哪个是瑪儂，哪个是宝琳，这会儿，她們正在搗洗衣服——宣傳情报队官兵的衬衫、褲子、衬褲、袜子和汗衫什么的。

这倒是洗衣服的好天气，平心下想。不消片刻，瑪儂和宝琳都要走出洗衣棚来晾衣服罗。晾衣绳正挂在溪边矮树丛間，

等她們挺直身，伸出手去攀住繩，裙子就會趁勢提上，裙擺和長統黑毛襪之間，就此露出紅彤彤的一截大腿了。

平叉着手，枕在腦後，轉眼望着天。天藍湛湛的。可不象他參加登陸戰前見過的英國天空那樣深邃；完全不同。這是歐洲大陸上的天空，他打小時候起就牢記在心的天空。在這陽光滿溢的晴空中，一絲雲彩也看不見。有架偵察機象小蟲樣慢慢爬過去，隱隱約約的嗡嗡機聲給高空吞嚥了。要沒這架飛機，眼前倒是一片清靜。

那兩個姑娘走出洗衣棚，胖鼓鼓的胳膊上搭着洗好的濕衣服。平頓時爬起身，慢步迎上去。

“Bon jour, mes petites②，”他說。

“Bon jour, M'sieur Le Sergent③，”瑪儂說，接着這對姊妹吃吃笑了。

“我的衣服幾時洗好？這回，襯衫可得熨一熨——總忘不了吧？”

“您給我們 du chocolat④嗎？”寶琳一邊問，一邊閉上眼睛，彷彿在品着舌頭上那溶化的巧克力。

“瞧着辦吧，瞧着辦吧。可你們已經够肥啦。”

“大概明兒傍晚就洗好，”瑪儂說。“太陽好，什麼都干得

① 二次大戰時，1944年6月，美軍在法國西北部諾曼第登陸，凡登陸之地，均冠以名稱：俄馬哈 Omaha 和猶他 Utah，即兩登陸地，前者原是美國內布拉斯加州東部城名，后者系美國西部州名。

② 法文：你們好，亲亲。

③ 法文：您好，中士先生。

④ 法文：巧克力。

快。可您何必着急呐。你们又不出发。”

“真聪明，”平说。“怎么知道的？”

她们又吃吃笑了。“Le Capitaine① 卢米士，他叫两个士兵把伯爵夫人那张大床搬到他房里。床上挂着帐子，一顶浅绿色帐子，上面积满尘土，两个士兵一边打喷嚏，一边还咒骂呢，可惜您没听到。还有 Monsieur Le Commandant② 韦洛拜，他下令把两只鹅宰了，明儿晚上吃，还打发 Sergent③ 唐杜洛上伊析尼④ 去买干酪哩。”

宝琳打岔了。“那唐杜洛！就是那家伙！他老拿你们香烟换卡伐杜司⑤，再转手卖给士兵。真是个精明鬼。他将来会发财。”

平哈哈笑了。“你们当我不会发财？”

宝琳和玛儂两人朝他端详一番，玛儂才说：“您？您太正经。老想心事。”

他没应声。那两个姑娘就动手晾衣服了。

护城河上架着的吊桥，原就没有流传千秋的打算。绞链和铁索全锈坏了；每逢一辆笨重的美国卡车驰过吊桥，开往梵雷尔堡的院子里，桥上那些旧木板就吱吱格格响了。

① 法文：上尉。

② 法文：队长先生。

③ 法文：中士。

④ 伊析尼 Isigny：法国诺曼第一村。

⑤ 卡伐杜司 Calvados：本是法国诺曼第一州，以盛产苹果白兰地酒闻名；该酒便称作卡伐杜司。

大卫·叶之中尉站在桥上，背靠着栏杆，不安的跺着脚，将木头浮面一层薄薄的木片踩碎。阳光从空中直射在他身上；他戴着鋼盔，一顆脑袋就象块生面团，給塞进炉灶，快发酵了。护城河里又反射出一股热气，夹着腐烂水草的臭味，蒸着他。

叶之的耳朵后头沁出一滴汗珠，順着脖子，痒痒的淌下来。他擦掉汗。只觉得渾身又粘又脏，好生不舒坦。此外，心里又拿不定主意，真苦透了。他禁不住想上山洞般阴凉的城堡里头去，也巴不得到抽水机前去冲冲手臉；但又不敢走开吊桥，生怕見不到平，耽誤任务的执行。这好比在国内，站在街头雇出租汽車，总沒雇成，开过身边的两三辆汽車都有乘客。可是，一离开路旁停車处，打算安步当車，或去赶搭电車，不但等候半天的出租汽車开来了，而且还会让人家捷足先登呢。

平躲在哪儿？

“亚伯拉莫維奇！”叶之吆喝了一声。

那小个子下士，正順着城堡正楼的阴影走着，頓時收住脚。在叶之眼里，他戴着鋼盔，模样活象烏龟，本来有条路綫，突然碰到了什么障碍，怎么也爬不过去，就此停住了。轉眼間亚伯拉莫維奇瞅見了叶之，赶紧抬起短腿，匆匆穿过院子，来到桥上。

“把磚子拉拉好！”叶之不耐煩的說。“总要弄得象个当兵的才好。”

这話刺痛了亚伯拉莫維奇，打从入伍以来，他就想方設法弄得象个当兵的，也自以为相当象样呢。他喜欢叶之，叶之也素来不計較人家是否象个当兵的，这回，叶之居然这样数落

他，真叫人分外痛心。

“公家发给我的褲子不合身，我有什么法子，”他分辯了一句。

叶之差点沒笑出来。“这不怪公家，怪你的肚子。”

亚伯拉莫維奇朝肚子看看。他一往下看，点点雀斑的眼帘就遮住淺藍色眼睛。褲子早已滑到肚子下面，衬衫在肚皮上綑了开来。他又抬眼一瞟，拿自己矮胖的身材，跟叶之苗壯的个子比了一下，叶之就是穿着汗涔涔的衬衫，貼在胸膛上，还照样显得一表人材。

“你懂我意思嗎？”叶之說。“卢米士上尉看到你这副模樣，你屁股就要开花啦。去把平找来。叫他快来。不，”他瞅見亚伯拉莫維奇那副疑惑神色，找补一句說，“我不曉得他在哪儿。拿出点劲儿来，老弟！找到他！”

“是，长官。”

叶之目送亚伯拉莫維奇三脚两步走去，步枪枪托頻頻敲着小腿，一路消失在吊桥那头。亚伯拉莫維奇是好人，真不知有多好。英德文速記全懂得。但有时候免不了招人生气。

有什么不招人生气的？叶之忖道。那种勾心斗角的丑事全串通一气，打算搞垮他，仿佛愈来愈多了；都指責他不該抱着安宁感。最可气的，就是他做人偏偏依賴那套安宁感。

他始終想不大通，柯尔特大学的德語系副教授，大卫·叶之哲学博士，竟成了个当兵的。当兵的原因和目的，虽然一想就明白，但这并没抹杀他对战争的看法，他照旧认为战争是罪恶，是倒退，是卑鄙的阴谋，妄想解决根本不該发生的问题。話虽这么說，一旦身为其中一員战士，他就毫无抱怨的照章办